

何镇邦

长篇小说 的奥和

世界上掠过一阵轻微的战栗，
片刻寂静。

“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我检查……”

“检查？”李向南严厉地瞪了

他们，“同志们，横岭岭”

“请同志们”

们”

李向南来，被上任的

“那个写信到省报的”

他讲完武陵县干部子弟走私

“叫林虹。”康乐答道。

“林虹？”他注意

网林的林

难道是

“和”

二十七、八岁

七、八

了口气，“他这样，又害人，又害

“同志们，”李向南顿了顿，把自

完全同意老龙同志的提议。

同志继续掌握权力，独霸一方，

指责我们：‘看’

一下，抬

目光

“人的

年。战争年代，光

千里山区，哪一道山

就深拳地看着他，“土改

然村，没有一条大牲口没

了。”他又停顿了一下，“几十

会忘记呢？”

住了。会场寂静得连踢脚的声

的效果是强烈的。“但是在新形

李向南继续说道，“但是在公社范围

决新问题，造成亩村公社范围

的情况，这样严重的损失，这数

，制止乱砍滥伐不力的当然也

严格要求，就不能割住这股

花城出版社

何鎮邦

長篇小說的奧秘

花城出版社

长篇小说的奥秘

何镇邦

*

花城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插图 280,000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0-0083-9/I·80

平装定价: 3.00元

序

谢永旺

如果长篇小说有什么奥秘，我实在说不出镇邦同志探得了多少；但我知道，在阅读和评论新时期长篇小说方面，他是最勤奋的一个，这部评论集也是记录新时期长篇小说发展足印、探讨有关创作问题的第一部个人专题论文集。仅此一点，也就值得宝贵，并向读者推荐了。

报刊上曾经有过当前长篇小说发展态势的争论。有的说是“方兴未艾”，有的说是“未兴未艾”，各执一词。镇邦同志属于“方兴”派，对长篇小说的总趋向和代表性作品肯定得十分执著，而且着意于指出“方兴”中呈现出来的种种新质新色。他的用意，我是领会的。他在给我的信中就曾说过：“一部长篇小说写出来、印出来都颇不容易，出来之后由于读者不多，作家大都有一种寂寞感，因此对这些作品太冷太峻，就有点儿不近情理了。”我赞成这种态度。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发展未能尽如人意，比起中短篇

小说的长足进展显得迟缓，这似乎是没有多大异议的。有的同志偏重于指出弱点，于严格要求中寄寓期待之情，也有道理。但我们的长篇小说作家，大多以自己拥有的才情尽了力，我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长篇小说是最吃重的创作活动，在思想内容的深化和艺术表现的创新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当然，也不乏故意拉长篇幅以创作丰富沾沾自喜者，甚或以多取稿酬嗤嗤炫人者，那就不足道了。

镇邦同志的为人、为文都很热情。我们有过一段共同阅读和研讨长篇小说的经历，后来我读的少了，他则持续不断，一当发现较有新意的作品，依然要向我以及别的朋友大声宣告，使我们常常受到感染。他写起文章来又快，许多新作是他首先在报刊上评介的。但他不作无原则的褒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总要揭示不足，尤其是对那些反响强烈、成就较为显著的作品。例如在评论《男人的风格》时，就指出它“由于对改革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表现得不够充分，把这场改革写得过于顺利、过于理想化，也势必削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力量”，以及人物创造上的思想大于形象、结构上的某种随意性。对于《钟鼓楼》，既肯定它“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和艺术表现的独特性，又指出其结构的“神散”以及一些关于时间、空间、历史感的议论“给人一种故作高深而并不高深的感觉”，

并由《钟鼓楼》的评价提出了这么一种看法：“独特的，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唯其要开辟一条艺术创造的新路，必然有懈可击，必然不成熟，而不成熟往往又是通向成熟的必经之道。”这是有见地的，也是符合我们当前长篇小说的创作实际的。既热情肯定小说家的探索及其艺术实践的独到之处，又对其成败得失的主要方面作出切实的分析，是评论家的责任。镇邦同志的小说评论，遵循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但不因循守旧、以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格局匡囿新时期长篇小说中的探索和趋新。勿宁说，他更重视创新的各种尝试，作品中略有显露即给予关注和指明，以促其扩大和成熟。如果他阅读时在作品的艺术境界里再沉入一些，对作家的构思特点及艺术个性体味得再耐心和深细些，也许他的评论文字会更有韵味，更耐咀嚼。

十余篇对新时期长篇小说进行整体考察的文章，大多具有理论色彩，对今天的创作者、评论者和热心的读者会有较多的参考价值：一来可以从中见到十年长篇小说发展的脉络，二来可以从中见到对一些创作问题的见解。不能说，他的考察都已周详和深刻，但率先画出简略的轮廓和触及迫切的问题，亦足以引人深思。例如关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纯净化和模式化描写，关于改革生活题材作品中的雷同化和理念化现象，镇邦同志所论不都切中创作之弊吗？再如文

学观念的开拓与表现手法的更新，深化现实主义传统与借鉴西方现代小说这两种趋势在长篇创作中的出现，他不是追踪探源、有所发现吗？在《长篇小说审美特征及其变化》一文中，他借助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思想材料，对长篇小说的一些艺术特点——在空间上表现生活的“广阔无边”，在时间上对生活作“长河式的描绘”，在作家才能施展上的“无限自由”，以及长篇小说思想内涵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作了有益的研究；“长篇小说作家应当同时是思想家”的呼唤，也是动人的。读过这些文章，我相信我们的长篇小说作家会视镇邦同志为多闻博见的朋友。

提高长篇小说的总体水平，有赖于作家评论家的共同努力；对长篇小说“读者不多”的现象，也要作各种角度、各种层次、各种原因的分析。而增强长篇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一般说来首要的还是充分发挥它的优点，对我们时代的生活、民族的灵魂、人民的风貌（包括伟大进取精神和某些愚昧落后方面）进行绘形绘色的、动人心魄的描画。和人民同忧喜，才能取得情绪的共鸣。如果在苦斗的人民面前转过头去，在读者关心的社会问题面前转过头去，在关注世道人心这一责任面前转过头去，连“文艺为人生”的可否也要从头争议一番，那就是倒退了。自然，这样说不是贬斥非现实的题材，更不是轻视艺术表现上的探

索和尝试。应当说，长篇小说艺术上的探索和尝试，比起其它文学形式来不是趋前，而是落在后面了。

前几年，在一次讨论提高长篇小说创作质量时，我提到独特性，认为作家对生活要有独特的感受和发现，要写出各种人的独特性，在独特性中寄寓普遍性。我以为，这至今仍然显得特别实际和重要。想补充一点的是，这独特的种种，需要高明的写实手段来表现。凭着精妙的写实，生活场景才得以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才得以显露，从而组成一个引人入胜的形象世界，逗起读者的兴味。即使是偏重于内心感受的抒发和表现吧，在长篇小说中恐怕也以写实为基础。若用几十万字的篇幅去作缥缈空灵的神游，恐怕要让读者望而却步的。

1987年7月

目 次

序.....谢永旺（1）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评价.....（1）

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突破和新问题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探讨之一.....（7）

通俗长篇小说创作的兴起与提高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探讨之二.....（20）

文学观念的开拓与艺术手法的创新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探讨之三.....（34）

长篇小说结构艺术断想.....（44）

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及其变化.....（63）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79）

求广 求深 求新.....（85）

不要纯净化、模式化.....（88）

表现战争 超越战争.....（91）

长篇小说创作呼唤思想家.....（95）

论《宝姑》.....（99）

西部风情的动人描绘

——读《千古之谜》.....（111）

鲜明的形象 优美的旋律	
——读《从滇池飞出的旋律》.....	(114)
青春儿女的创业诗章	
——读《北国草》	(119)
谈谈《男人的风格》的成就与不足	
——致张贤亮同志	(123)
一曲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歌	
——读《求》.....	(134)
矿山改革之歌	
——评《跋涉者》	(138)
改革·爱情·爱国?	
——关于《故土》的三条线索.....	(149)
共和国的摇篮曲	
——读《山魂》	(153)
知识分子心头的“新绿”和“阴影”	
——读《新绿》	(160)
改革的“新星”在闪烁	
——读《新星》	(166)
今日农村风情画	
——读《醉乡》	(171)
全景式军事文学的有益尝试	
——评《最后一个冬天》	(184)
为同代人作传	
——读《过渡年代》	(191)

浅谈《河魂》的艺术新鲜感	(204)
当年延安生活风貌的艺术再现	
——简评《圣地》	(206)
沉痛的教训 壮烈的情怀	
——读《大渡魂》	(215)
当代意识与崭新艺术的结合	
——简评《天堂之门》	(216)
是独创的，但不完美	
——谈《钟鼓楼》艺术探索的得失	(227)
瑰丽的色彩 刚健的风格	
——简评《盲流》	(234)
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	
——《使命与情网》代序	(242)
“寒凝大地发春华”	
——评《大地》	(248)
如琢如磨 日臻精美	
——简评《沉重的翅膀》1984年修订版	(262)
新角度 新开掘 新特色	
——简评《大江风雷》和《乡关何处》	(266)
努力开拓艺术思维的空间	
——评《橄榄》	(272)
民族精神的开掘与民族形式的继承	
——简论《黄河东流去》	(283)

改革时代社会心态的俯瞰与内窥
——谈《夜与昼》的思想和艺术…………… (291)

西部开拓者的命运
——读《桑那高地的太阳》…………… (296)

六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一瞥…………… (305)

勇于表现时代 勤于艺术探索
——1982—1988年长篇小说创作述评…………… (312)

奔涌的潮头
——1984年长篇小说创作漫评…………… (316)

在多样化的趋势里
——1985年长篇小说创作面面观…………… (333)

附录

反映时代 创造典型 开创长篇小说创作新局面
——记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348)

长篇小说创作纵横谈
——记一次长篇小说创作学术讨论会…………… (362)

后记…………… (385)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评价

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长篇小说创作，究竟处于怎样的发展态势之中，应该给它以怎样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长篇小说创作是仍然处于起步不久的态势，成绩不如中篇和短篇呢，还是继短篇繁荣、中篇崛起之后，正在走向繁荣之中？十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同“文革”前十七年比较起来，是超过它呢，还是不如它？在这里，想就以上涉及到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总体评价的一些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从1977年到1985年的九年中，据粗略统计，长篇小说的发表和出版总量已超过一千部。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空前的现象。也许有的人会说，量大不一定质高，不错；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没有数量，就不可能有质量。从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九部作品和虽未获奖而进入初选的近三十部作品以及一些在读者中反响比较强烈的有特色的作品来看，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生成了一些新的艺术素质，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然而，我们一方面在呼唤“时代的史诗”，一方面又在慨叹“时代的史诗”的难产，而当一些不仅具有史诗规模而且具有史诗审美素质的作品出现时，又往往不敢认或认

不出。从这里我又想到，在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评价时，还要求评论家有一种胆识和一双慧眼。从是否出现大家和大作品来评价一个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是必须的，但是，也应该从总体从发展趋势来进行评价。以上几个方面，我以为是在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评价时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如果从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抱着谨慎的乐观的态度。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正在艰难地爬坡，虽然发展的过程有起有伏，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但正在走向繁荣；而且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正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转而注视长篇小说创作。这表明，长篇小说创作的势头是好的，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可低估的，而且近期的发展前景令人鼓舞。

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它在1980年前后和1985年曾有过两次小高潮，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水平较高和有相当影响的佳作。除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李自成》（第二卷）外，徐兴业的《金瓯缺》（四部）、凌力的《星星草》及其近作《少年天子》、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鲍昌的《庚子风云》（已出两部）、蒋和森的《风萧萧》和《黄梅雨》，杨书案的《九月菊》和《长安恨》、巴人的遗著《莽秀才造反记》、顾汶光的《天国恨》及《大渡魂》，刘斯奋的《白门柳》第一卷《夕阳芳草》，等等，组成一幅相当灿烂夺目的历史画卷。其中，有些作品既具有史诗的规模，又具有史诗的审美素质；既具有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又善于用时代精神去烛照过去的历史，使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这不仅是“文革”前十七年

所未见，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所仅见的。

说到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人们往往慨叹“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之未见，“五老峰”（老题材、老人物、老主题、老故事、老写法）之难以跨越。其实，在这个题材领域悄悄努力耕耘的众多的长篇小说作家，正在做着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王莹的遗著《宝姑》、德兰的《求》、俞天白的《吾也狂医生》、柳溪的《功与罪》，俞林的遗著《在青山那边》等，从过去注重写民主革命阶段的武装斗争到注重写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题材的转换和开拓方面，在艺术创新方面，都在跨越“五老峰”上前进了一大步；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在挖掘我们民族的优根和劣根方面，秦兆阳的《大地》在着力表现我们民族“深沉的思绪”方面，韦君宜的《母与子》在描述一个富商的遗孀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历程方面，鄢国培的《漩流》在对长江航运业民族资产阶级典型的刻画方面，杨佩瑾的《旋风》和《红尘》在对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斗争与宗族械斗相交错，以及“左”的根源追溯方面，等等，也都表明“五老峰”并不是难以跨越的。至于“三红”这样的五十年代的代表作，固然有其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但上面罗列的某些作品在一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它们。

现实题材方面的长篇小说，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芙蓉镇》（古华）、《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将军吟》（莫应丰）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它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虽然不尽相同，但在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和某种闹剧性方面却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之，又有两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一类是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中深刻变革的，诸如《沉重的翅膀》（张洁）、《天堂之门》（王力雄）、《新星》（柯云路）、《醉乡》（孙健忠）、《河魂》（矫健）、《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故土》（苏叔阳）、《跋涉者》（焦祖尧），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反映了城乡、工矿以至医院变革中的现实生活。这些写改革的长篇佳作，从表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艰巨性，反映改革中的权力之争进而表现改革中的新旧观念之争和改革者本身也必须改革，应该说是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开掘纷纭复杂的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因此，我以为，这些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是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艺术成果之一，对它们贬斥以至嘲弄的一些论调是我难以苟同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另一类作品，诸如《山魂》（朱春雨）、《过渡年代》（韶华）、《中原大地》（周原）等，还有刘心武的《钟鼓楼》和鲍昌的《盲流》等，则从过去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新的角度展示富于吸引力的现实生活，这些作品也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

在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评价的时候，我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所呈现的越来越显著的新的艺术素质。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从总体上更加立体地把握生活，表现出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一是努力开拓艺术思维的空间，进行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使用新的艺术语言。

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品中，相当多的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的。一些历史题材的长篇佳构，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今日之鉴戒。《大渡魂》中对石达开悲剧性格的展示；《戊戌喋血记》对戊戌变法血的教训的总结，都是很

有历史感的。一些反映现实变革生活的作品，如《花园街五号》、《河魂》、《跋涉者》等，善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深入地开掘，写出这场改革的历史脉络，因而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也富于历史感。

有人认为长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比较笨重，创作和出版的周期比较长，因此比较守旧，缺乏艺术创新的精神。这种看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长篇小说同中、短篇小说相比，灵敏度可能较差。但是，如果你全面地考察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的话，那将不难发现，长篇小说在及时反映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和进行艺术创新方面，其积极性不仅不亚于中、短篇小说，有时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它们。新时期长篇小说艺术创新首先表现在当代意识的加强、对人的思考深化以及审美观念的变化诸方面。我们从《沉重的翅膀》、《天堂之门》等反映改革的长篇佳作中，可以看到一种从管理观念到人生价值观念，以至爱情婚姻道德观念等方面的革新，无论是行为科学或是大型计算机管理带来的管理观念的更新，抑或是从讲求速度和效率的苏炬身上看到的新的价值观念，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都表现了一种当代意识的强化，这是一种最可贵的艺术创新。我们看到，一些有探求精神的作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的思考深化方面，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再不是单一透明的，而是复杂丰满且富于立体感的。许茂、王秋赦、顾荣等等以及《钟鼓楼》中的小市民和准市民群像，都是新近几年进入读者心目中的一些具有立体感的新的艺术典型。而最近从柯云路的近作《夜与昼》中所看到的他运用俯视扫描与内窥刻画相结合的各种人物的心态描写，更明显地看到一种对人的思考和人物形象描写内向化的趋势。我